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八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凡七年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强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

未幾復
陷筠州

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發明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而下暴盗思伐之矣秦檜狎邪小人初無過人之德因主和議敵縱之還其罪固不可原者頃因高宗無識擢為參知政事蓋參政宰相之漸檜何人而宜居是任乎是乃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矣其不覆人之家國者幾希自是而為參政自是而為宰相自是而主和議自是而沮戰功然則貽禍不亦大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其亦履霜之意云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盗皆遁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羣盜皆適

發明 兵不貴多而貴在於得民心將不貴勇而貴在於得賢人苟不得民心則雖貔貅百萬而前途為之倒戈苟不得賢人則雖猛將千員而血流為之漂杵上書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而俊飛不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

金人陷鞏洮諸州

烏珠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達蘭北遁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

攻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達蘭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隅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達蘭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發明　善有可録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衆擊敗金人俘馘五千餘人顧不偉哉書之足以見中國之遺烈雖微而賤者尚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能破敵數萬之衆達蘭為之北遁焉其禦敵人安中國之義蓋亦表表者矣故特書以予之

張浚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金人破福津縣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趙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謚曰昭慈獻烈

金襲西遼和勒端城不克

金聞耶律達實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達實所往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實軍于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和勒端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玉寳

發明

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絶而能克復舊物功光祖宗業垂後世如商之高宗漢之光武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徽宗之子承亂即位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雖為宗室崛起草萊之比況嗣統至是已經五年播越海濵境土日蹙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作中興玉寳寧無愧於心耶用是而觀則其自足茍且之意隱然

見於書法之間矣將書于冊深識之也

廣義 高宗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過絕亂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于冊為宋幸焉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奇潰焉追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廣義 分注載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嗚呼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事付飛而不為讒間所沮則金人不足平矣豈特江淮諸郡哉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誘宋逋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令其封不久舉有司具上應襲

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廣義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纂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于以見天俾髙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于太祖耶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名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矣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煬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悵有叛去者

發明 殺殺無罪也浚前以讒間而貶曲端此以讒間而殺曲端則其專輒無居之心著矣用刑之道當循至公當殺而不殺則其政刑為有虧不當殺而殺之則其政刑為有濫曲端無罪何故殺之蓋由積忌之心勝則其政刑為逆施前既貶而黜之矣此復執而殺之抑可謂之公議乎噫魏公

忠義之心確乎不拔無可擬議獨殺端一事甚果威德豈非君子時有不仁者哉書殺曲端而不去其官既以明端之無罪又以著浚之擅殺也其旨深矣

廣義大抵老成謀事之言不取信於事始之日每見信於事畢之時觀夫曲端為都統制而告浚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斯言也何其老成而善於料敵耶可謂以全取勝之術也夫何浚積前疑承制殺端至其喪師富平乃思端言不啻契券之符然而召還復其官固為當矣奈何中無所見聽讒殺端果何理哉綱目於張浚不銜而於端則書其官者所以不與浚殺之也雖然端亦不能無罪焉建炎二年十一月羅索陷延安何其急也端與王庶不協而逗撓不進其有愧于廉藺賈寇也多矣此衆讒得

以間之而足以殺其軀也

以汪伯彦為江東安撫大使旣而罷之張守免

時黄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彦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彦復祕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發明　伯彦朋姦誤國罪不容誅旣貶黜甫免典刑幸也復薦用之豈其宜哉張守以正直存心而其薦賢僅若此類則識趣卑陋甚矣使非沈與求之糾劾高宗之悔悟則小人之禍未已也故

夫書旣而罷之嘉能悔也

書張守免著可免也吁

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廣義 高宗既相秦檜則中興之業自此喪矣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發明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續孟氏之功固非士之隨世就功名者比也然終於擯棄以没其身至是詔贈官爵加以褒稱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内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而孔彦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葢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歷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詔

之日歷所以備言埀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發明 是時盜賊縱横邊患日至長星之見天戒昭昭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分注畧不見其言事之臣此必當時虛應故事無聽言之實故綱目亦不得而存之耳書此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惕之意也雖欲中興其可得哉

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軌旗麾

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發明 殲盡之也如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言盡殺其衆也蓋誅亂討逆王者之師不嗜殺人王者之將彼悖逆之罪雖大不過誅其首惡撫其餘衆而已何必逞忿盡殺然後為快乎漢之鄧禹宋之曹彬皆稱仁義之將者由其不嗜殺人故耳王德驅其生靈陷於鋒鏑惻隱之心安在哉故直書殲邵青之衆以著其暴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烏珠冦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烏珠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摩哩自鳳翔教拉孔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教拉孔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適去摩哩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烏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

兄亟掣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廣義川蜀當饒金人垂涎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殆哉吳玠厥功不細此舉可知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發明徽宗之時東南困應奉之擾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亂浸不能支高宗中興鑒前事之失正取人心之時也今以椿辦合用而置見錢闗子州縣以闗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椎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自是人皆嗟怨江左沸騰噫欲收人心之時而行失人心之事其可謂之善理財者乎直書曰初蓋譏之也

十一月以孟庚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庚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郢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怒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金以陜西地畀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廣義 逆豫所爲不過踵石晉之醜行耳君子於豫乎何誅

壬子 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世忠圍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

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廣義 分注云以降盜崔增等為之益增等雖降恩信未深况其狼子野心乎于時秦檜又知樞密偽觸事而發為禍不小此舉失矣

帝初御講殿

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發明 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矣帝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茲能初御講殿是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意也高宗於兵亂倥傯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益亦知所本者人君而不好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特書曰初深予之也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横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吕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黄孔彥舟廬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横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將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陷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之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

犯詔以其
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
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
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
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
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
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
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
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瓔楊沂中等

皆隸馬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内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發明

豫既立為齊帝綱目止斥其姓名者不予其為僭國也豫既遷都汴京綱目止書其徙居者不予其都汴京也書法如此然後君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上下之防嚴矣

廣義

逆豫臣事仇敵竊據中原罪不容誅矣况汴京實祖宗興王之地今其後嗣不綱雖失舊

物天亦未厭其德方且延其祚於南渡夫何逆豫奮狂不自揣度乃竊尊其祖考盜置祖主於宋廟欲與太祖比肩何其不知量耶且太祖以唐明宗所祝應期而生則知天鑒厥德付託不淺雖曰篡周然其修德行仁澤潤生民豈妄婦狐鼠輩之可擬哉今天動威以彰逆豫之惡正所以明祚宋之意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而可忽哉後之欲竊人土地而私其所尊者盍亦鑒此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

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名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泰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發明

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遵杜后之命舍子而立太宗萬世之公義也仁宗感章聖之言劉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法也嗣是而後漢乎無聞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劉文安公有言金尼雅滿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殂時之狀後尼雅滿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宛也此其引野史之詞雖云誣罔亦足為證今高宗納婁寅亮之言即選太祖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予其存厚也

廣義

孝宗之立實天使之然也上天之眷實太祖有以致之也孰謂人君修德不可以延國祚耶書曰非商求于上天惟天祐于一德此之謂與

吕頥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頥浩次于常州王德追延壽

至建平誅之

頤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糸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廣義 趙延壽降盜也豈懷仁秉義者哉書曰叛曰誅者正名定罪也曰頤浩亦有罪乎曰輕信人言惡得無罪但薄乎云爾而已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以李横為襄郢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黄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

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廣義不書曰罷翟汝文而書曰翟汝文罷者明罷由汝文以見其非檜黨也其予之之意深矣

孔彦舟叛降劉豫

彦舟暴横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

二十人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黄潛善惡之逐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

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惑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人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

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葢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發明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葢勝非押

邪小人汪黃餘孽衆人之慮但知暴虎馮河為可避而不知喪國亡家為可憂安國等極言其姦以明勿用而呂頤浩方且曲為隱蔽指為黨類同日貶黜臺省一空嗚呼當亂離之時正用賢之日而乃進一小人退衆君子果何謂乎宋室誠猶厭厭垂絕之人加之以盧扁尚恐弗愈矧又飲之以酖毒烏能久哉此由高宗中心無主樂於欺已知有頤浩勝非而不知有安國程瑀也若高宗者誠亦可謂寄生之君耳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達蘭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闊知其實自是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為荀文若況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措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

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

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

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名直學士院綦崈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崈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發明　甚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為車以邪捷為途以似忠似信而沽名以偽言偽行而欺世心術反覆險如山川智謀陰密詭如鬼神噫可畏哉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王衍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生從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他日之得志從用之而為唐害信乎小人不可不防於其始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為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

有遷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此綱目惡惡之深意

廣義 分注倘載檜賊姦狀固無深識遠見方之李林甫盧杞殆不能及其胸中之策不過主和議以定南北耳高宗以南北人一言折倒益可知矣書曰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其亦著高宗之幸焉

彗星見赦求直言

發明 前書長星見詔求直言此書彗星見赦求直言明帝之敬天警省之心庶幾無愧耳然而兩書求言卒未見其言事之臣聽言之實則高宗虛應故事從可知焉於戲天之災變本為愛君君

之遇變貴乎修己高宗忽天變而不顧輕人言而不恤視災異而為玩畧無一毫省己責躬之實則天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後之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天變為警而以人事為責哉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既破留久之尼瑪哈使烏凌阿思謀見倫語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凡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旨多不能對思謀傳侍講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癸明

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故特謹而書之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守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廣義　耶律伊都者遼之親戚也叛遼降金且為鄉道以滅遼今其謀反見殺無乃天報之與殺

遼宗室何其忍耶書曰遂見金之不當殺而殺也削其官者明伊都之義絕於遼也書謀反者誅其無君之心也書伏誅者定其叛逆之罪也綱目不以外邦而廢春秋之法垂戒亂臣賊子也

○冬十月禁私酤○遣官祫享于温州○十一月李綱至潭州湖南羣盜平

綱至潭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多至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彦復秦州

彦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彦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彦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吕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發明 君子之言淡若水飲之無味用之有餘小人之言甘如醴飲之有味用之不足李綱之在湖南力陳恢復之計姦臣頤浩從中沮之諫官徐俯附會劾之噫小人之禍至是復甚矣雖然高宗值天步艱難之時正渴於用賢之日而乃信小人以罷君子謂之得計可乎且念李綱甫至潭州湖南羣盜悉平不賢而能之乎高宗何故信讒之易而疾正之深耶綱目直書罷湖南宣撫使李綱而不去其官則其義益可見矣

廣義 大抵白日麗空則妖魔潛伏陰霾夜塞則魍魎聿興於宋當毛劍之世而有金兵之難羣盜之雄故高宗見迫于金兵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于海舟泊于港口若羇旅遁逃無時休息羣盜又乘時竊發各據疆土向非李宣撫諸公討平之力其禍非小今其所言實固國之嘉謀是何縱暴無善狀乎若頤浩者是誠無善狀者也嗚呼高宗信讒而罷斥忠良則彼荆湘之保障其自壞夫君子於采苓青蠅之詩不可以不講

初取江浙湖南月樁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樁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發明是時天下已亂惟東南數郡汔為小康然且盜賊縱橫人心惶惑此正兢業保民內修外攘之時也夫何軍用不足創取月樁大為東南之民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相君謀國不臧而行厲民之政豈不失天下仰望之心哉然則呂頤浩朱勝非為國憂民之心亦末矣直書曰初蓋譏之也

名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名之而以虛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略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發明曰舉兵復熙鞏所以予倡義也自南北紛爭生民塗炭君父蒙塵弗克雪恥此華夏之大辱臣子之至恨也師古舉兵遂復熙鞏其可謂能知事君之義者矣故特表而出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發明自金兵交亂車駕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師獨李橫前書擊霍明以復桑仲之讐至於劉豫叛逆金兵屢侵惟李橫奮義數敗其師今又舉兵伐金雖卒不能進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書法若此其為斯世勸也亦多矣與晉書張賓將兵伐漢義同

詔春秋望祭諸陵

發明　是時金人雖强然而謀臣戰將踰於曩時堅甲利兵多於往昔况敵人屢挫心頗惴恐此誠復中原雪讐恥之日也高宗不能奮有為之勢但見日南至則遥賀二帝至春秋則望祭諸陵或朝享神主于壽寧或遣官祫祭于温州而徒飾以虚文甘於忍辱可哀也已雖然人君當勉於自强勇於脩己惟義是從雖得失利害有所不計豈有畏縮茍免偷安姑息者尚可以責望中興之道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吁惜哉

金人陷金州王彦走石泉

金人久窺蜀以吴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

吳玠河池之師復念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罕遂乘勝而進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名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

守定軍山玠雖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薩里罕遂入興元至金斗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寛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遣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薩里罕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敵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

役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權邦彥卒

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發明 邦彥之在政府碌碌無所建明況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此皆小人之所為故卒而削去其官以貶之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横傳

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駞岡橫師敗績潁昌復陷

癸明觀李橫之晚節未路未有成功而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於此故綱目大書傳檄收復東京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戰而敗績義何虧乎春秋之法以者不以之也以金人來戰者罪在彼戰于牟駞岡是也往戰者罪在內進兵擊遼是也劉豫叛宋降金令又引金拒宋書之曰以可勝誅哉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瓊會兵討之

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瓊會兵討太太又名么叠楚

人謂年少者為幺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附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冦通泰州

發明 董震豫將也其降宋則書來歸而不書叛徐文宋將也其歸豫則書叛附而不書降何者董震背豫降宋舍逆從順是能知向義之方故書來歸以予之徐文背宋歸豫舍順從逆是不知向義之方故書叛附以貶之嗚呼綱目逆順之勢定矣君臣之義明矣內外之防嚴矣其旨微矣

廣義前之所謂置御前忠鋭軍者文在其列也且以盜來降而用之以成功者自昔有之今之以盜來降用之似矣又信讒而襲之果何義哉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矣高宗有昧於此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詔李横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棊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癸明

豫自僭立恒斥姓名此何以稱齊罪宋也劉豫宋之叛臣稱兵犯順法所當討女真宋之世讐憑陵中國情所不原而乃以和自愚卑禮厚幣詔諸將班師禁邊兵侵齊是蓋忘金之大讐縱豫之大逆父兄母妻久陷金地中原赤子久淪兵革寧忍置之度外而恝不知慮乎噫高宗誠無人心者苟有人心必於焉而變矣安肯行姑息之政而至於如此哉直書于册深貶之也

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

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

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廣義　仁哉武穆之心也然為將而有功能者孰不欲肆其攻畧之心耶求其不嗜殺人而推其一念仁民之心者百無一二其在東漢則有鄧禹在宋初則有曹彬故其累世顯榮貴及椒房陽施陰報毫髮不爽今武穆之功固不在鄧曹之下而其心即鄧曹之心也嗚呼鄧曹名顯當時福垂後裔武穆身死姦賊禍延子姓天何厚於鄧曹而薄於武穆耶曰不然忠臣為國視死如歸禍福非所

計也況鄧曹武穆所遇之主不同當夫高宗南渡之日身命宗祧危如一髮百姓所恃者武穆也金人所憚者武穆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絶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與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枵有罪金人殺之

枵與駙馬劉文彦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枵等被誅

發明

沂王何以書有罪疾之也枵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不幸身為降虜萬世之恥而乃無故告變欲害父兄其惡甚矣故特書有罪以疾之然分注以按問無實枵等被誅為文綱目變文而書殺者非為沂王諱也葢沂王有罪宋不能誅若假手金人以殺之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此類是也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與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

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廣義 頤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乃知其姦非忠也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其心則非也辛炳常同之論是亦因人而廢其言

也無乃不可乎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𤫊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𤫊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横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陷和尚原

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吴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

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發明 不曰金遣使來而曰僞金使來則非金人自來而肯胥強其來之意可見矣高宗即位遣使既多拘留亦衆而金未嘗遣使報聘則其取侮隣國不亦辱乎宋之為謀者不過欲得二帝他無足較於乎母妻之族中原之地安可置之度外耶然其謀蓋淺陋矣故直書曰僞金使來所以不予其自來也人主視此其可不自強而立國哉

廣義 大抵和議者即春秋曰平曰成之謂也然欲和者顧其勢之所在何如耳金人雖陰縱檜還以和議為約然敵情變幻使其勢強而宋實可圖雖百檜主和必不肯已南寇之師今其使來而

議與檜合者蓋以知夫張韓劉岳吳玠之忠勇綱紀粗立法度稍振大非渡江之日而宋之不可圖也明矣不然則金騎日南安能致其使之偕來哉常同有見于此故斷以先振國威而後和斯言得之矣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韓肖胄罷

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

殺金平豩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是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予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紫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鎧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

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發明是時金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履行陣推鋒破敵則蜀事去矣宜乎綱目書之以予之也

廣義烏珠南侵之志可謂鋭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剉之於前吴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烏珠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吴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名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

俊○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發明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書言舜代有苗之詞也

張浚忠勤憂國終始不渝既召還朝罷其都督已為失策降黜於外不亦甚乎葢一勝一敗兵家之常豈因小衂而遂加疑貳耶古之命將者必曰閫以内將軍主之閫以外寡人主之而委任之專終能成事夫何浚至臨安而為鄙夫辛炳等所劾不明臧否擯棄南閩於戲如浚之忠君勤國碩德重

望者幾何人哉朝廷不察是非即為罷職是則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詎不降之以咎歟高宗值多故之秋反棄正士其亦無能為焉耳其亦不足責焉耳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廣義 觀夫張浚治兵興元出行關陝至秦州復鄜州守興州保閬州任吳玠大敗金人其以興復之事獨任諸已而中興之功不為不多矣今也以讒見斥則知高宗不能復父兄之讐者皆其自取而非由乎人也

夏四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兵敗降金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至是慕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

發明 或稱關師古之降乃不得已觀其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力不能勝脫身降金是誠不得

已也雖然智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師古前既舉兵復熙鞏此復受命守熙河經使金兵來攻力不能勝死之可也脫身降金何義之有彼既降金則是臣子於金敵國於宋背君歸金忘義事讐其罪可勝誅哉然何以不書叛降蓋既降則足以見其不赦之罪矣必書叛而後見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法所不原苟以不得已而恕師古則三綱淪而九法斁亂臣賊子將接迹於天下矣所以示誅亂討逆之大權也吁

徐俯罷

與趙鼎議不合故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名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録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録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冲祖禹之子也

發明 重修實録予之也神宗信任安石變更祖法姦黨相繼遺禍益慘哲宗之初太后臨朝復相司馬光諸賢悉革新法一遵舊制是乃撥亂反正之義也宣仁既崩哲宗親政名用姦邪仍變成法其修神宗之實録者大抵是新法闢正言而已哲宗既崩徽宗嗣位貶黜憸人天下望其治平奈

何蔡京等用事而陳紹述之說崇寧紀元而朝政愈紊矣今日赦黨人明日禁黨人正論湮微邪說暴横哲宗實錄甫修是非之論顛倒豈不深可惜哉高宗感隆祐太后之言命范冲重修實錄由是二史得其正曲直得其真而天地神人之憤為之大洩矣故特書于册以深予之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

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地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發明 上書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下書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則其料敵之機速而討敵之義勤矣苟或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容浮言搖奪則安患讐恥之不雪哉直書曰復深予之也

廣義 抑觀武穆之將畧其即趙充國諸葛孔明之儔也雖然充國諸葛破敵成功皆不能如武穆之易焉武穆於是年五月受荊南制置使拜命即往遂復襄陽觀其奏凱之言鑿鑿可行噫以武穆之精忠而加以智勇過人則金人雖強不足平矣然而卒死姦賊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

祚宋也
惜哉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

聽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寛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待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廣義 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譬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哉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

王𤫉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𤫉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廣義　大抵為臣莫重於為相為相莫急於薦賢今勝非於賢媢嫉之不暇況薦乎哉分注載其保護苗劉之變固為功矣然以紓君之難言之則凡有忠義者皆能也豈相業之獨擅哉大學絜矩

大道勝非有所愧焉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先是金主晟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鄂爾多達蘭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劉豫叛君事仇其罪已甚然又率敵人以攻中國縱士馬以躪疆場則其罪逆為尤甚者故書入寇所以正逆賊之名存共主之分也此法行然後手足各得其所冠履各適

其宜而無倒置失倫之患矣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按春秋傳以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者曰以今豫以逆道自處必能自知其非義久矣故不敢自為盜賊而誘敵人入中國以逆犯順曾有一毫道理之可言哉故綱目書以書冦者惡豫之極也其誅亂賊之法律嚴矣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陜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廣義

昔人有言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採向使張浚不奉祀福州則逆豫之心未必敢萌而金師亦未必敢渡淮也然高宗於國難少紓之日即斥逐忠良於事起倉猝之時乃追召賢佐高宗

其未脫乃父若兄之故習與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俟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栅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披馬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

入于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發明　自金師再至藉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伐木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金兵甫進伏軍夾擊金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於胸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羣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也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之

耳

廣義是捷也足以贖江中之敗中興武功第一論者當矣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𤨏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發明　建炎以來中國微弱江沱宴安東奔西走迄無寧歲而華夏之氣大沮矣高宗此舉差强人意宣九伐之雄威奮六師之勝氣鑾輿臨江士氣百倍蓋由趙鼎之為相也在真宗朝則有寇準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次于平江予之也此皆綱目之特筆耳

廣義　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彼蔡功之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發明　劉豫叛主事讐稱兵犯順誠王法之所不赦也宋以金故稱為大齊則屈辱亦已甚矣今而始以豫之罪逆暴于六師然後逆順之分定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逹蘭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發明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岳飛此舉深合乎義矣故特善而書之所以表其忠君徇國之一念也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劃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敵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達蘭屯泗州烏珠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

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蓄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入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猶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刱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

忘宋將制於强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顧為內
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恃益堅戴宋
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覩陛下臨御九
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
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
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
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
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
無過忽有緩擾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
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
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槪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
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
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
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
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
之與進禦其效槪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

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效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貴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

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將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廣義　嗟夫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還金人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二公何修何為而致爾耶蓋其忠誠勲業聞於外邦者有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夫何擇善不精遂使臧否混淆中無定見況夫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妙算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夫金師方退即為自足何其器小而易盈耶噫德遠人望不異於子儀而成功之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乙卯 五年 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邊陲多故至是八年矣天道一變故將以是警告之自是以後而金人復擾憑陵中國敵騎横行宋室幾滅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紹興之終始天道不誣矣

召張俊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烏奇邁卒兄之孫亶立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以爲安班貝勒之位久虚請立太祖之孫哈喇金主不得已許之哈喇即亶

也至是金主卒宣立追尊其考豐王勝顏為景宣皇帝妣富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嚕曰德帝巴哈曰安帝綏赫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和勒鉢曰世祖頗拉淑曰肅宗英格曰穆宗烏雅舒曰康宗妣皆為后後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發明　嘗觀契丹女真均入中原皆有國號然契丹自初見綱目以至亡國其居則斥名其卒則書死未嘗進之也女真自阿古達之興厥後卒亦書死今烏奇邁二世而遂書主書卒待以君國之體綱目之例不同何與曰阿古達斥名而書死者初起沙漠叛遼跋扈若遂使之僭位號則非春秋大一統之義故君子貶而抑之名而斥之耳烏奇邁雖其本俗滅遼崛起富有疆宇值宋運凌夷之日據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特予之而存其君國之號非若契丹率彼國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憑陵

諸夏屠宰生靈之比烏可以此比方彼哉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金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中原未復二帝未還讐恥未雪內修未固正憂勤惕厲不遑寧處之時也作太廟于臨安是將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於中原豈師行載主之義乎當時臺諫諸臣相繼進言帝皆不聽何哉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此高宗所以無撥亂反正之才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閏月胡松年罷○置總制司

命户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陜亨伯為陜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税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三月張浚視師潭州

後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讙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名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廣義昔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書高宗此舉是亦成王之仁也書之于冊其美可知

上皇卒于金

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内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虚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發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自宋室中棄王政不綱天下不知有宋久矣然宋室雖微猶未失為天下之共主也不幸中

國衰微疆宇日蹙二帝不競服為臣僕此固失尊畀之道亡貴賤之位萬世之恥也然則書上皇所以嚴統系之分立君道之防也其不曰崩而曰卒者失天下之詞也是故諸侯失國弒不書弒帝失天下崩不書崩欲使有天下國家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無危殆之行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夫以仁義而創業於前者不亦難乎其繼也況匪仁匪義者耶孔子曰父作之子述之蓋言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可謂以仁義作于前者矣故武王得以受此丕基而述之于後自武而降綿綿瓜瓞延祚八百如律既絕而復張仄既死而復然者有矣未聞受辱如巖欽者也後世惟司馬氏篡奪艱人之國其不仁之慘極矣厥後懷愍之禍南宮氏謂

其足以報齊王芳李豐之怨與夫高貴鄉公隨車之痛斯言得之矣作史君子但以失國歸罪徽宗而不言其所自亦非探本之論也夫宋之太祖愛弟一念之仁天實鑒之其或留賢以佐輔或灸艾以分痛或目其為太平天子其友愛太宗之心一何至哉夫何太宗當兄大漸之時燭影搖紅心田變黑何其不仁之甚耶況太祖之后嫂也何以待之太祖之子姪也何以死之夫既篡奪其兄之位又凌其兄之后若子天不報之可乎若徽欽係太祖之後是老旻與於不仁者也嗚呼太宗以不仁敎其兄天亦以不仁報太宗一施一報理之當也何足怪哉曰然則何以不書其崩而書曰卒蓋書卒者待以亡國之君賤之也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發明 楊時受道程氏得其正宗事君以正屹不可扎誠當代之賢人也迨至奉祠致政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為事而進退之機庶乎無所愧矣故綱目卒而具官以予之也

廣義 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右以資啟沃則其德業必不止此今也渡江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棄之閒散之地於汪黄憸邪小人則置諸宰輔之尊是誠舍蘇合而取蜣轉也不亦陋哉嗚呼龜山不得遇夫商之高宗而遇夫宋之高宗其亦命也夫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畢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叔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賫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覩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貨因乞外知邵州

發明

嗚呼高宗誠忘讐事敵者矣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今而父母陷於金庭而降封公爵則卑尊親之義為有虧父母處於窮荒而音問久疎則是養親之

道爲有欲尊養旣亡安得爲孝高宗不能斷以大義而徒遣使接踵父死不知甘於屈辱故曰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胡寅毅然上疏詞意激烈高宗何故甘於自欺而不知所鑒戒哉遂使忠臣義士相視愕眙而高宗誇爲固然恬無惻隱抑何飾非拒諫之若是哉故書罷胡寅於使金之下其義益可見矣

廣義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今於胡寅之疏而反譏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耳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宫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

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沓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廣義 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克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為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為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汪也自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爽其報于太祖乎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𤫊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名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

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黄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發明　觀飛之神謀聖算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水寇是知兵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內難旣戢湖湘肅清其功為如何哉書以予之宜也

廣義　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為首稱

秋七月孟庾罷○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

卿畧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名對便殿後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廣義 斯時也正君臣相遇之時使高宗與浚始終不渝此志則何讐不可復何恥不可雪何功不可成然而未幾浚即薦檜用事可謂自伐其本而求其枝葉之茂者萬無是理也

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廣義 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龔勝之絶王莽者焉非得道卓然有

立者安能若是哉此則因范冲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之若是耶噫冲之此舉一則不昧和靖之賢一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而兩得矣若冲者其賢乎哉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其忠也

廣義分注云張浚薦其忠也噫張浚之起趙鼎薦之也李綱之起張浚薦之也羣賢文進南宋幸焉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此之謂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古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

萬戶呼沙呼將兵擊之

發明　春秋之法外邦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金兵近在王畿之側其勢寖逼宜急為之備也金又遣兵以擊蒙古其曰伐漸進之詞焉故特書于冊以志女真之強哀宋室之弱與春秋所書楚伐陸渾之戎同意君子宜細觀之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金烏珠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而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廷通與金將葉赫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

六解且舉烏珠與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發明世忠以孤軍渡淮進圍淮陽畧無一毫畏避留難之意觀其復讐之志克敵之心未嘗一刻而忘於念慮也詎肯苟安一隅而已哉使張俊奮然向義提兵速援併力破敵則世忠必不抑鬱而空還也綱目特書于冊者以見始則喜之終則惜之耳

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

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發明是時兵革彌興宜行變禮況飛累表乞終制朝廷不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例觀之則知綱目書法之深意矣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楊

沂中屯泗州

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地震求直言○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名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

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發明　書以陳公輔為左司諫而分注備載其所進之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可見矣表而出之宜也

廣義　王安石萬世之罪人也自其作俑于神宗之朝啟後來凡有懷奸挾詐誤國欺君者莫不惡踵其轍其在徽宗時特甚焉耳故時人語曰大蔡小蔡破壞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小孫是知汴宋之亡亡於王安石也雖然安石之惡何始乎始乎王旦天書之偽也然王旦之偽非其本心也真宗賄誘之也然則神宗之寵信安石豈非真宗有以教之歟真宗妄誕不君又太宗一念不仁有以致

之也故曾公亮有言上與介甫如一人豈非天乎假令非天則天津之鵑聲不啼也嗚呼人君創業一念不仁其流毒有如此者後之取天下者烏可不應天順人以為仁義之舉哉舍此適足以汚青史無益也臣感公輔推本之論故又推其意以及于無窮也若曰穿鑿惡何敢

劉光世復壽春○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隷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

茶鹽榷酤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以母喪亦去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發明　剛道浸長羣疑已亡衆正有彈冠之慶小人有孤睽之勢斯時也高臺忽傾曲池忽平若

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衰微之際揚于王庭發衆聽也君子夬夬厲剛志也獲狐于田示無縱也射隼于墉示必誅也前書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至是而復為留守何前日惡之之深而今日喜之之切耶自是漸進用事和議成而戰功沮矣高宗何為而不鑒前事之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見矣

廣義 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其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周公繫爻象之辭以為小人為禍至慘合當防微杜漸不可使長故於初六有履霜之戒不然則其禍不至於上六不已也若秦檜者奸險小人之魁包藏禍心不露形跡至高宗詰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奸也於是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朝堂之榜後豈不見秦檜之奸後豈不知况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後之素志今欲恢復而爲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

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構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構墨未乾君信遂失自古國之所以為國者賴信義以扶持之也故曰賞罰必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且閭閻賤品一或不踐其言尚蒙失信之責況高宗為萬乘之主當國步艱難之秋曾謂信義而可失乎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使高宗張浚能守信義則秦檜終不起武穆終不死祖宗舊物必可復父兄之恥必可雪惟其不然故卒犯聖人初六之戒而馴致上六之禍君子讞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臯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

皆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晸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於是名貴等引還鄂州

發明 是時飛敗豫衆人人自奮正進取之時也且恢復乃高宗分內之事何苦畏縮而不之許乎然以岳飛之請不遂則知恢復之議難成高宗之意不許則知恢復之機自失嗚呼值進取之時為自沮之計其無意於中原可見矣豈有忘國大讐甘於退避者尚可以謂之有為哉綱目直書之

于卌蓋所以深惜之耳

廣義于時高宗一得武穆之捷奏便當連督諸將為援則劉豫必俘中原必復今而有將如此而不得遂其志則高宗之怯懦可知矣故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徒與君子萬古之惜曰綱目何以書劉豫之軍曰衆曰古者天子六師侯國三師今於劉豫之軍而書曰衆而不曰師者明其聚衆為寇盜而非天子諸侯之師也此綱目正名定分之大義也學者知之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劉豫聞張浚僧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已師救援金主亶召諸

將相議之富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
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
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
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
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
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幸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
肥猊幸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彦舟
幸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
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
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
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滁州以
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昝
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間浚以書戒
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
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
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

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合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以兵二十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

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牽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横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廣義 劉豫之醜喪于藕塘矣向使聽高宗令張俊劉光世楊沂中等還保江上而非張浚力主保淮南之謀則賊勢愈熾必不能致此捷也雖然師直為壯劉豫以逆犯順必其外雖衆而中必餒自然之勢也嗚呼世有不度德量力而欲倖然以取勝者適足以自敗也果何益哉

西遼耶律達實死

達實死子伊呼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發明達實前既稱帝此不書者不予其爲帝也卒而書死外而貶之也綱目所謹者正統之辨故其書法若此其旨嚴矣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浸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緼浚當

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
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
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
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
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
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
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
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名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
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
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
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
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廣義 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
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畧曰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
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

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晞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祉以順為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藺貫冦之事乎于時即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讐還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偉與今乃不此之務有如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況光世驕惰不恤國事菸會置酒高會不虞敵至而遁走南康嘗被易鎮矣鼎豈不知耶宰相非人尚可罷之況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説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説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傳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發明凡良法美政見諸行事則慢而不從簡賢棄禮縱欲敗度之事則受命如響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蓋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是乃先正之

確論而公輔反稱狂言怪語何其悖罔之極乎嗚呼當時禁學程氏專以孔孟為師抑不知孔孟之道程氏之學果有異同否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然而程氏之學道統攸繫百世以後推尊正宗也日朱子亦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豈為鄙夫所毀而遂廢之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大抵聖賢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後世者理勢然也高宗但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非理勢乎正使孔孟在當時亦不見尊於高宗也夫何怪哉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孔子嘗見戹于匡人見譏于桀溺見毀于武叔見無禮于子路之初贊其間口是心非者不為不少然於孔子也何損孟子學孔子者也歷聘于諸侯之國毀譽于愛憎之口亦何異於孔子哉是其道皆不得行於

當時者然也伊川學孔孟者也高宗之於伊川非不欲以孔孟之徒待之但無擇善固執之功所以以邪為正以正為邪適為君德之累公輔能禁伊川之學於當時其能禁于萬世乎公輔前詆安石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豈所當禁者耶噫公輔欲禁伊川之學臣知非其本心也譬則聾者之於大韶瞽者之於子都也公輔豈可以春秋之法責備哉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其尊之也至矣大易既濟之六二有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臣敢以為伊川頌

丁巳 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以張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何蘇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蘇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報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

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之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遥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己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

發明　直書始聞譏之也高宗父母久陷窮荒而徒苟安歲月弗克往救今而繼崩漠漠無識苟非何蘚之還則曷從而知之乎曩者使可即真來救父母之厲可謂託諸空言矣於戲高宗之於父母生既不能養疾既不能藥死既不能葬顧乃發哀成服飾以虛禮孝安在耶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高宗於此三禮皆不能行則何以繼體承祧君臨天下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也

廣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曰致喪三年抑末也惡何取

以秦檜為樞密使○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級所造也

二月朔日食○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達蘭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尊宣和皇后韋

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遂尊為皇太后

發明 甚矣高宗之愚惑也父母繼殂梓宮未返正闇樂不樂食旨不甘之時夫何不思報復之圖遽加遂尊之禮高宗既汲汲尊崇所生之母曷思所以致而養之令但隆以虛禮飾以虛詞謂之何哉原高宗之心惟耽衽席之樂竟忘父母之思以為父母既亡歸之何益吁莫厚於父母而恝不之顧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直書譏之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閒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廣義南渡中興之將世稱張韓劉岳然考光世顛末乃過不掩功者也列于諸將豈定論乎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便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陜右

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浚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知畏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名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揜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發明 直言固可為用而惡直言者忌之佞言本無所益而好佞言者悅之是時飛謀大舉見忌

秦檜而以其兵詣浚飛因直言無隱見忤張浚而乃步歸廬山噫檜之姦邪固無足責浚亦忌飛謂之何哉蓋由飛性忠直畧無避諱故浚從而惡之耳雖然君子和而不同安肯同而不和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檜以扼武穆之志焉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此綱目書法之謹嚴矣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名之將行間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行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發明 楊氏曰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殘

破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貞程异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信矣讒之不可不去也陳公輔因毀程氏之學胡安國力詆公輔之非而周秘石公揆等曲為辯說反論安國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一君子薦聽之為不足二小人毀信之為有餘高宗誠所謂易惑而難曉焉耳綱目書名胡安國所以致其喜之之意書未至而罷所以致其惜之之意也

黄義安國以張浚薦道幾行矣夫何見沮於羣小朝奏疏而暮承貶其惜也可勝言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言其行其止固由於人而其所以行所以止則非人之所能也天也然則安國之道不行豈人之所能為哉嗚呼高宗見道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

六月沈與求卒

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己聽納

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廣義高宗向嘗失信而用秦檜今又失信而棄武穆夫失信固不可也用小人棄君子尤不可

也書曰一人三失諸葛武侯曰近小人遠君子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其高宗之謂乎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尼瑪哈以憂死

初金主烏奇邁名尼瑪哈為相以鄂爾多代守雲中尼瑪哈遂失兵柄富勒呼欲挫尼瑪哈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贓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益慶裔嘗教之反凡尼瑪哈之黨連坐者甚衆尼瑪哈恚悶絶食縱飲而死

發明　尚書左丞厥職匪卑賄賂公行厥罪匪小慶裔以贓敗而死罪之宜也故書金誅者見一國之人誅之也然何以不去其官書官正所以見其罪也金之臣斡里雅布羅索皆以卒書尼瑪哈亦與二人同功曷為以死書原情定罪貶而絶之也尼瑪哈素善慶裔臨刑而有公早聽我言豈有

今日之語則其欲反之意可見故亦不能無罪耳所以書憂死者見其因誅慶裔而憂以致死也綱

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八月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僞能立功雖大過亦潤畧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閒朝廷

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巳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駡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

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發明

酈瓊與王德構隙積不能平其矛盾之情已久特以朝廷處置之失宜耳追夫呂祉設謀

幾事不密而反為逆豎之所害惜哉是以酈瓊悖逆不能無激變之非呂祉謀事不能無乖剌之失故於瓊則書叛降以著其罪於祉則書執殺以致其譏不然則祉死於國難必以全節之例予之矣此回筆削之深意不可以作史常法視之也

廣義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令果漏泄軍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令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又張浚不聽武穆之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己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發明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仇鼎今則薦之何其暗於昔而明於今也嗚呼以浚之作人而其一得一失尚如此然則觀人者信乎其難矣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廣義前載張浚薦趙鼎繼書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足以見高宗聽言之美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發明

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漢昭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高宗始焉任張浚不為不專終焉疑張浚不為不甚皆無知人

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為言者所攻噫唐憲
欲平淮蔡專任裴度讒言不入卒收成功然則高
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事者
而以浮言疑浚哉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向使浚聽武穆之言則酈瓊不叛呂祉不死
而在己之罪果何自而來哉惟其以頃刻不
平之私遽違武穆公道之言後雖自悔其何能及
是以助人之忌起君之怒而幾陷大戮所謂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者傳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可不戒哉

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
至涪親遺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
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
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復

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趙名入見命為秘書郎兼說書

廣義綱目載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故當其在涪也則用乎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夫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蹇來譽蓋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宣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薩巴為左都監屯太原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蘭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仍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

錢為汝斂殺貌似人請汝稽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傳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達蘭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輕行而掩之曰襲執者執其有罪之詞貶之

發明 也劉豫叛宋事金苟焉無恥而以為建立一邦傳嗣萬世迨玆八載仍復廢棄然則仇敵果可以盟誓要哉世世忠岳飛志存恢復此乃機不可失者高宗違而不聽則是自失機會耳安有中原故地不思克復女真讐恥不思報償尚可謂之有人

心者乎直書不報深譏之也

廣義奇哉武穆之敗劉豫也不廢一鏃不遺一矢而所費用者不過蠟書之半紙耳何其識之高而算之神耶彼烏珠劉豫特武穆掌中之玩物耳當烏珠發憤以責豫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武穆知之否乎若曰知之武穆必為之絕倒耳雖然武穆既敗劉豫則中原空矣于時即當連督諸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金人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瓶罄罍恥是也夫何高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終不足與有為而徒起君子不平之怨於千古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將還達蘭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

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發明高宗不能奮義禮之勇以雪國讐而從卑禮厚幣屈辱於金然則何益之有哉直書尋復遣之所以深惡之也

廣義分注金人還梓宮及太后許歸河南地此達蘭之意非金主之本心也況敵情變幻其言必不能踐豈可輕信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